



## 夏日时光

□张洪昌

夏日时节,太阳早早爬上了山顶,把霞光洒满了大地。而我因昨夜小酌微醺,今早睡得格外沉实。忽然间,一阵清脆的鸟鸣穿透了我的梦境,将我唤醒。我揉了揉眼睛,侧身望向窗外:柔风轻曳柳丝,依依摇曳,似在和我款款相招。楼宇间的绿植,沐浴着晨雾后的霞光,显得格外清新,翠绿,枝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,盈盈欲滴。小鸟翩飞穿梭,歌声不绝于耳。远处小广场晨练的人们各展风采:唱歌、跳舞、打太极、舞剑、跑步,五花八门,热闹非凡。望着这般鲜活晨景,我恍然起身,舒展筋骨,扶窗望外:满目清新,好一个生机勃勃、充满活力的夏日早晨!

今天我没有晨练,因为昨天我们几位笔友约好今天要驱车郊外采风。我草草用过早餐,按约定准时出发。一路上,我们笑语连连,歌声不断,闲谈随心,自由畅快。车窗外,杨柳依依向后飞驰,车轮碾过路面,沙沙作响,宛如悦耳的乐章。远处群山,在阳光的沐浴下,更加显得清逸疏朗,静默安然;连片的稻田铺展着崭新的绿,色泽莹润,满目生机。望着这片沃土,我心底悄然读懂了农民藏于田地间的那份殷切和期许。

行至一条小河边,见有一处小屋,我们便随兴停车。小屋不大,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,泥土墙,屋顶呈单坡状,并用防雨布盖着,看上去十分简陋。然而小屋炊烟袅袅,明显有人居住,我们下车缓步观望:晨雾轻柔萦绕河面,粼粼水波隐在朦胧的白纱间,水声潺潺。林间飞鸟争相啼啭,清脆鸣声四处飘荡。湿润的空气里,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独有的清润与芳香。这般清幽宁静的景致,恍若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大自然蕴藏着说不尽的浪漫和魔力!晨雾、小河、小草、小屋、岸上的杨柳,小屋后面的稻田,皆藏着温情诗意。置身其间,满心浮躁尽数消散,久久不愿离去。正当我们沉醉于山野风光时,屋中主人缓步走来,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。这是一位女性,鬓发半白,双手布满老茧,脸上刻满了岁月风霜,看得出她勤劳、艰辛和简朴。几声狗叫,我们闻声望去,见一位男长者领着一只小狗,手持肩上的农具,稳步向我们走来。他身材偏瘦却身形健朗,脚下有风,一看便知他是深耕田园的好里手,也看得出是这家的顶梁柱。男女主人得知我们的来意,愈发热情,邀我们屋内落座。

屋舍虽然狭小,内里却打理得井井有条,窗明镜亮,看上去十分舒服。可当看到男女主人的被褥时,我陷入了沉思:被褥是随意卷起,随手放在土炕脚下的,这一点和室内的整洁形成反差。但是,这恰恰说明男女主人每天披星戴月,和时间赛跑。此时此刻,我内心泛起了层层浪花,有心酸、有祝福、更有深深的敬意!女主人给我们每人拿了一瓶水,男主人和我们热情攀谈。小狗好像也懂得我们的来意,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,好像是在和我们诉说它每天陪伴主人的艰辛。尽管男女主人十分热情,但是我们留意到他们神色疲惫,特别是男主人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告诉我们——他们需要休息,见此情景,我们不忍心过多打扰,于是起身辞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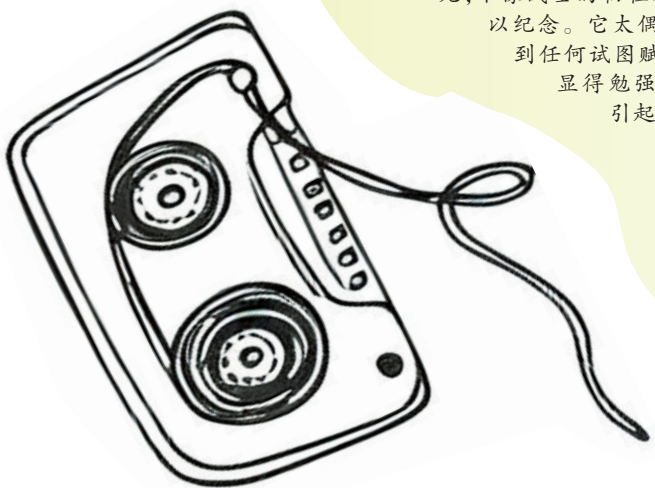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们离开小屋那一刻,我心中感慨万千:我们碗中每一粒粮食,皆浸透了农民无尽的汗水。一日三餐、一年四季,年年岁岁的安稳,从来都是来之不易!厚重的土地、朴实的农民、辛勤的劳作、丰收的稻谷,以及乡村烟火,还有老农手上的老茧,背上湿透的衣衫,土炕上凌乱的被褥……这正是我们写不完的素材。



## 聚光灯之外

龙江剧新戏如何书写普通人

□潘洋



周末,收拾床底下的东西时,我发现了一箱子磁带。这个装磁带的箱子封存着我数十年的磁带收听史。

录音机是在1988年夏天来到故乡的老家的,是家里继缝纫机、电视机、洗衣机之后的第四个大件。我记得一台“燕舞”牌的单卡录音机,和它一起来的,还有两盒磁带,一盒是迟志强的《铁窗泪》,一盒是李玲玉的《甜甜甜》。买“燕舞”牌,肯定是受了广告的影响,那时电视里总播各式各样的广告,其中一个就是男声演唱的“燕舞·燕舞,一曲歌来一片情”。录音机于我而言,绝对是个新鲜事物,在这之前,我们都是听收音机的,我喜欢听评书。录音机的到来让我多了一种生活方式,吃过午饭,打开录音机,那美妙的歌声就飘了出来,往炕上一躺,任窗外的清风徐徐地吹来,任多情的音符在我的耳朵里欢快地舞蹈……那时的午后时光,慵懒而享受,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;那时的午后时光,胸中无块垒,耳中有歌声,美好而欢快……

邻家的小男孩洪海时不时地向我“挑衅”,他把他的录音机音量调到最大,顿时他家的《黄土高坡》就盖过了我家的《甜甜甜》。嘿!我能服你?我就不信了,看我盖不盖得住你?“以彼之道,还施彼身”,我也把我家录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,录音机的喇叭像憋着气似的间歇性地发出了“嗡嗡”的杂音。我站在院子里,想公正地评判一下到底谁家的声大。忽而一句他家的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啊,大风从坡上刮过……”忽而一句我家的“女人爱潇洒,男人爱漂亮,不知地,不觉地就迷上你……”一声高,一声低,还真是难分伯仲。我换磁带,他也换磁带,可那时家家都没有几本磁带,“招数”有限,都是“三板斧”,根本经不得持久战。“打”来“打”去,虽互有胜负,但大多以平局收手,最后不得不“停战”,转向和解。再后来,不斗气了,就开始互利互惠了,因为再好听的磁带一遍一遍翻过来调过去地听,也有腻烦的时候,邻居间的磁带便互通有无地流动了起来,各家互相借来借去倒换着听。

1992年,我就去县城住宿读初中、读高中了,磁带听不上了。只是在周末逛街的时候,不时地听见县城大街小巷里播放出的歌曲。临街商铺的录音机播放磁带是连着功放音箱的,那音响效果简直可用震撼来形容,穿透几条街都不成问题。那时走在街上,曾经有一个念头闪过,当年我要是有一台功放音箱,放在我家院子里的话,保准把洪海家的《黄土高坡》盖得严严实实的,他还不得站在他家院子里气得直蹦啊!想及此,一丝假想的快乐掠过我的心头,我便美得不行。不过,不得不承认那些临街商铺一直占据着流行歌曲的最前沿,他们放出来的歌永远是最新潮的。从《亚洲雄风》到《让我轻轻地告诉你

等等来等去,终于等到细雨斜逸出诗的思绪。不愿宅在家中的我,撑起一柄伞,和着雨点轻盈的节奏,踏着和雨水同样的韵律,逐雨而行。

昨夜,途经某小区一丛盛放的四季玫瑰,那蓬勃的明媚瞬间惊醒了我混沌的意识。今朝,重走昨晚的路,去细赏花容。走近了才知道这是适宜远观的美。花色已至荼蘼,让人心生遗憾,但就在它的周围却盎然着别样的生趣。想是对面店铺老板信手播撒的种子,此刻,一簇簇繁茂的红果(覆盆子,别名树莓,俗称托巴)正怡然地坠在秧上,趁着拍照,四顾无人偷尝了一颗,味道不错。又一转眼,嘿,油绿油绿的山姑娘,妩媚的身影在叶的伞下时隐时现。相邻处,借平台的自然坡度一架葡萄藤葳蕤出满眼的惬意。这位主人果然是有心人。

雨天亦有悦心事,自向风光佳处行。平时下班到家,一双脚已疼得无处安放,唯有在床上躺平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恩赏。既已赴了雨的邀约,何妨去公园转转,毕竟许久不曾去

剧照。  
潘洋摄

对普通人的书写完成了一次关键性推进。在《萧红》中,王阿嫂们的语言服务于主角精神世界的外化。而《赵一曼》中,吕妈妈与她的小儿子并非为了完成某个戏剧任务而存在,他们的行动源于自身的情感与判断。他们不再是剧情的功能性存在,而是自身行动的主体。《赵一曼》借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,揭示出英雄叙事中那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:英雄从来不是单凭一己之力走到终点。那些交出了儿子、交出了自己全部道路的普通人,才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根基。

倘若将目光从单部作品拉开,便会发现《赵一曼》对普通人的书写方式并非凭空而来。在《双锁山》《穆桂英》等龙江剧传统戏中,普通人的身影并未缺席,但他们始终是“被剧情需要的角色”,他们往往只是服务于英雄形象的烘托,从未获得独立的叙事身份。从面目模糊的背景,到《萧红》中发出质询的声音,再到《赵一曼》中以行动参与叙事,龙江剧对普通人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推进态势。当然,能否构成一条自觉的创作线索,仍有待龙江剧未来的创作实践进一步验证。但《赵一曼》至少在客观上昭示了一种可能:聚光灯之外的角色,同样可以成为舞台意义的生产者。

当演出结束,那些身影在舞台上消失,正如他们在历史的记载中隐没那样。龙江剧《赵一曼》的独特之处,在于让观众看到聚光灯之外的身影。他们的名字可能未被载入史册,但在这部戏的叙事结构中,他们构成了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。这恰是对英雄最深沉的告慰。当一部戏为英雄的史诗补齐了属于普通人的那一章,便有了铭记之外的回响。

你”,再到《同桌的你》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……从不断翻转的磁带里传出的歌声,让我隐约感受到了时代正在飞速前进,因为我始终赶不上流行的脚步。我刚刚费劲巴力地学会一首歌想要在班级表演文艺节目时一显身手,时尚的同学早已经在传唱更为新潮的歌了。

1998年我读大学时,以学英语练听力之名,花了几乎一个半月的伙食费,买了一台“随身听”。说句实话,那些叽里哇啦的英语无论怎么说对耳朵、对身心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磨,我没能收获半点收听的快感。于是,便自欺欺人地劝自己,听英语听累了,也要听听歌放松放松嘛!可实际情况是,听英语才听一小会儿,就之累得不行;听流行歌,反倒是越听越舒坦,越听越带劲儿……我的腰里别着“随身听”,耳朵里塞着耳机,在大学校园的林阴道上、长条椅上、图书馆里、食堂里、宿舍里……我感受着磁带里歌曲带给我的律动和快感。那些时光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夏日午后,慵懒而享受,美好而欢快。也是在这个时期,我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文章,收到稿费的时候,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磁带作为纪念,就是满大街都在播放的“把爱全给了我,把世界给了我……”的专辑——《懂你》。

2003年,我参加工作后,一个小方块MP3为我的磁带收听史划上了一个干脆脆的“休止符”。这个小方块有存储功能,可以从网络上下载歌曲,不仅容量大,而且个头小,比“随身听”携带还方便。就是它,把磁带从我的收听史里永久地删除了。

去年过春节,大姨姐送给我两个儿子的礼物是一台人工智能音箱——“小爱同学”,只要说出几个字就能唤醒音箱并与其进行语音交流,完成多种预设技能。简单地说,你想要听啥,只要在唤醒它之后,跟它喊一声,它就给你播放了,现代感、科技感十足。放歌曲、讲故事、听评书……它自己就都给搞定了。

床底下翻出的那一箱子磁带,两个儿子第一次见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跟他们解释了半天,他们终究是似懂非懂,只是大概知道了,这是用来听歌的。大儿子看了一眼摆在客厅书架上的人工智能音箱,又鄙夷地瞄了瞄这一箱子磁带上,一边笑着在弟弟的耳朵边上说着什么,一边拉着弟弟的手向远处走了。可以确定的是,这个孩子正在尽情地笑着爸爸的这些破玩意儿,妻子也让我赶快扔掉,她嫌弃这些磁带放在家里占地儿,而且也找不到录音机来播放了。

妻子说是实情。可我趁他们没注意,又偷偷地把这箱子磁带放回了原处,我没扔。我不可不扔,它们和我生命里逝去的时光都是牢牢地绑在一起的,我舍不得。

过了。去了,是不是圆梦呢?那棵榆树下,繁花依旧。那块石上空无一一人。母亲曾坐在那里留下过殷殷笑意,雨天适合缅怀也适宜释怀,我们好好活着,便是对亲人最好的告慰吧。

人生风雨几十年,或者一辈子,风雨中穿行,都曾有过。可是,又有谁甘于行走在风雨中呢?而此时,居然有人比我还有兴致,雨中泛舟湖上。面对此情此景,蓦然想到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之句,离得远,舟中之人年岁几何不可知,心绪几何亦不可知。凉亭里有音乐发烧友为雨献歌,歌声虽不及原唱,但毕竟唱又不是专业选手,做人能时时将自己哄得开心,悦己悦人,这不就活明白了吗?风雨中,几月不见,荷已出落得亭亭如盖,水蜜桃般的花蕾沐雨而妆,须晴日,必将分外妖娆。大自然,晴与雨,风与雪,心怀善念,人眼皆是风景。



《小憩》中国画 37×24cm 张健

## 含泪的微笑与坚持

□季平

读朋友的文章,提到“含泪的微笑与坚持”,甚合吾意。其实,我很早以前向往的境界比这还“酷”——要把眼泪咽到肚子里,脸上只有微笑。

可是,一路走来,实践得并不好。外向的我有时还会一惊一乍,还会笑得花枝乱颤、地动山摇;还会哭得抽抽噎噎、如泣如诉——如今,在研习“淑女秘籍”,力求不那么夸张了。

人活着都不容易——这是阅历越深而感慨次数越多的一个认知。茫茫然奔波于尘世的我们很难有能力去实践自己的美梦,留一份从容给自己的内心。所以,偶尔拂拭它的时候,难免会为它的寂寥和荒芜而感伤,可我们还是要尽心呵护灵魂后花园的珠珠仙草,内心安稳了之后,再勇敢地面对外界的风雨飘摇。

行走人间50余年,感觉自己越来越成熟了,不是说不更善于“含泪的微笑与坚持”了?人生路上的欢笑与悲苦意韵太深,引人深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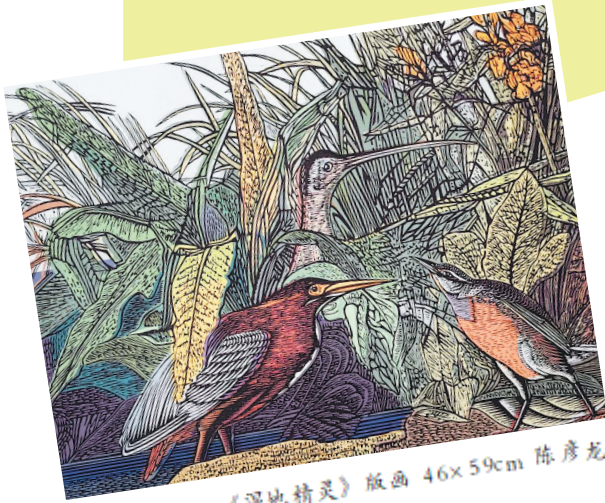
而此刻我更想隐藏自己,再苦再痛也不说,就如同小说《一声不吭》描写的,默默地看尘世喧哗,车水马龙,与自己的寥落形成对比,渐行渐远。我对苦痛体现出隐忍和包容,把痛苦埋在心底,笑容写在脸上。“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”,私语,是对美好的感知,亦是对苦痛的超越。

生活纵然有面目狰狞的瞬间,如狂涛骇浪夺人魂魄;也有绚烂至极的华美,如高山飞瀑引人赞叹;更多的则是周而复始的平淡,如涓涓溪流不事张扬。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宇宙浩渺,人生苦短,穷尽一生,人世间值得我们去去感受的美好事物仍无法一一领略、体验,何必一叶障目,耗费宝贵的时间苦苦哀叹,为了失去的月亮哭泣,继而失去整个星空呢?

多年前的一个夏日,我走在故乡的街上,迎面走过来一个女孩子,她的长相并不惊艳,但脸上的笑容发自内心,仿佛全副身心都在笑。那少女甜美的笑容多年来在我眼前浮现,我想,那一刻,她是被世界宠爱的女子,被幸福的闪电击中,想起了开心事。或是找到了如意郎君,或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或是得到了特殊的夸奖……总之,她开心地笑了,只有神秘的命运知道她此刻通体发光的原因。

中年的我也盼望莫名地笑起来,只需微微一笑,不必解释原因,甚至不需要理由,能在阳光下自由地行走,就值得微笑,不是吗?

正如任何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,欢笑和痛苦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。苦痛谁都会经历,在伤痛和挫折面前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and 处理方式。歌中唱道:“笑比哭好”,越来越觉得,伤痛和眼泪无需展示给他人,相反,应该越来越多地展露笑颜。生活如此纷繁多彩,我总想如飞蛾扑火般,扑向那绚烂与缤纷,纵使可能遍体鳞伤,也无怨无悔,因为美好就在心中。



《湿地精灵》版画 46×59cm 陈彦龙

## 雨中行

□小可